

Cylin
Contemporaries
HOMESTEAD

庄户人家

[美国]罗塞娜·里皮 著 朱建迅 译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译林出版社



庄户人家

[美国] 罗塞娜·里皮 著 朱建迅 译

HOMESTEAD

译林出版社

Cylin
Contemporar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户人家 / (美) 里皮 (Lippi, R.) 著; 朱建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1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书名原文: The Homestead
ISBN 7-80657-230-1

I. 庄… II. ①里… ②朱…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3886 号

Copyright © 1998 by Rosina Lippi-Gre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1999-152 号

书 名 庄户人家
作 者 [美国] 罗西娜·里皮
译 者 朱建迅
责任编辑 过 锋
原文出版 Mariner Books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4
字 数 144 千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30-9/1·202
定 价 (精装本) 12.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庄户人家》中译本序

李洁非

我想我不是为本书中译本作序的合适人选。无论对作者或者她所描写的奥地利,我都称得上孤陋寡闻。据译林出版社提供的资料,作者罗西娜·里皮为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她大概不是奥地利人,从姓名上推测,她应该是意大利人,或至少是意大利后裔,她和奥地利的关系,只是曾经在奥西部福拉尔贝格州的布雷根兹森林一带呆过四年而已。在此期间,里皮女士上学、教书,后来又因语言研究的需要广泛接触和采访当地农妇,这部小说主要就是她最后一项活动的果实。如果我上面所猜不错,则这是一本由非奥地利人写的奥地利人的故事。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它跟由非中国人——比如说美国人——写的中国人的故事相类似,倘若是,那情形就颇为糟糕,但我不是奥地利人,也就毫无发言权。关于奥地利,我所知有限,除了卡夫卡、里克尔、茨威格的大名和作品,剩下的集中在音乐方面,莫扎特、舒伯特、施特劳斯家族、勋伯格等等——当然,在我知道的奥地利人里头,还有一个希特勒。仅靠这些,想对一部描写奥地利——而且是奥地利某个相当偏僻的山区——农民生活的小说谈出深入中肯之见,明显不够。然而,倘读者于我不抱太高期望,作为先读了此书的人,谈一些自以为有所收获的东西,来与大家交流,却是我欣然愿做的事情。

这本书,我以为写的是二十世纪文明和历史投射在奥地利某处小山庄的轮廓。之所以说“轮廓”,系因作者并未抱定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宗旨,她追求一种模糊和含蓄的笔触,这也是她精心营造的艺术特色。小说描写的重心,是罗森瑙农庄人们具体而微的诸般生活细节,这样的生活,距二十世纪文明和历史的重大现实非常遥远,但我们也明显地看到,里皮女士在叙述中总是不失时机地以某种方式使偏处一隅的农庄生活同整个外部世界的重大现实之间构成回声,其中,有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有工业文明的隐隐约约的影响,有农家姑娘对汽车这一类新奇的现代代码的兴趣……只不过,这一切被放到若即若离、若实若虚的情态。另一可留意处,是小说的女性视角。有关历史的描述,我们见识了太多的男人的故事、男人的观点或男人的感受,好像只有他们才跟历史发生联系。然而,《庄户人家》却是女人写的书,二十世纪人类的那些沧桑,在这里是用女人的眼光来体验的,也是用女人的经历来讲述的。其中占了很大篇幅的,便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森瑙的情形;那里全然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因为男人们几乎全都上了战场,留在偏远家乡的只有女人。我读过不少以两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小说,除了描写战场、男性英雄们或丑类们外,并不记得有谁还写过别的什么。里皮女士则提醒说,在战争中,战场不是一切,男人的献身及其彼此的较量不是一切,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罗森瑙一样的地方,和留在那里生存、挣扎的女人,她们也在经历战争,并形成自己的与男人迥然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种提醒不单重要,甚至让人震动。我一边读着书中女人们在战争中独力支撑着家中的局面、在战后默默承受失去丈夫兄弟的痛苦的故事,一边感到内心的人性视野因为这些描述而被阔大和引向深远。我不知道作者是

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无论她是或不是,在我看来都提升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境界。据我过去所知,女性主义的文学写作喜欢采取个人化立场,将视线紧紧盯在“自己的房间”甚至自我身体体验上,拒绝就“历史”等宏大题材发言,理由是它们属于该死的男性话语王国。至少近十年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普遍地认同这种偏执之见,女主人公们关在屋子里自我抚摸、凝视和品味。当这样的故事印成铅字后,无意中反而满足了一些男性读者的窥视心理。对此,实际上我一直有点替女性主义写作担心,担心它的前景。但《庄户人家》却教导我说,女性主义文学可以不是这样,可以有另外的前景。当然,也许里皮女士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照样可以并且应该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作者不愧是一位语言研究者,她的语言运用非常干净,而且富于意蕴,很多地方近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的境界。不过正因此,阅读这本小说需要一点细心和精致的闲雅的情趣,尽管它的风格十分本色和生活化。情节中,伏笔甚多,而作者的叙述态度又极节制,惜墨如金,有的重要细节轻轻点到便按下,很久以后却再拣起来,使粗心的读者感到迷惑。但这实际上恰恰是纯正精致的小说应有的成色。可惜的是,现在的人们,多被电视剧一类流行文化害得懒惰成性,凡事粗枝大叶,省心就好,不肯为细致的东西花费精神。

作品中的人物关系,颇不易记,尽管译者做了一份家族关系图附在后面供读者对照,似也无济于事,这图倒有点教人越看越糊涂。其实,比起中国旧式家族,奥地利人家族的结构、称谓远为简单——我想主要障碍是来自他们的姓名,小说一开始,单叫“安娜”的就出现了一堆,让人头晕脑胀。

不过,在作者看来,这正是当地生活的特色和文化的表现,里面有种种值得把玩的意味,琢磨它有助于领略奥地利乡村的风土人情,就好像弄懂《红楼梦》中复杂的亲缘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一样。的确,《庄户人家》浓厚的文化色彩与此有很大关系,它的叙述基本上是以家族史为依托,每章以一个人物为单元,穿线式进行,这样的构法颇类似中国山水的散点透视,对风物性、风俗性有很强的表现力,显现着女性化的舒平、包容与亲和,不像集中于矛盾冲突的焦点的情节构法,所突出的是英雄性、神性和男性特性。循着作者的这种思路,我们当不难捉住小说的脉络,进入罗森瑙迷人的生活 and 那些形形色色的奥地利乡村女人们的内心世界。

据说《庄户人家》系作者的首部创作,这让人难以置信。小说出版后,《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人》和全球最大的图书网站亚马逊等各媒体好评如潮,其中书评家 Rosellen Brown 的一段评论对于我们的阅读可能较有帮助。他说:“里皮的精彩作品描述了一个小村庄在时空中的变化,创造出一生中我们鲜能遇到的人类灵魂,记述了他们的失落和渴望,他们对外部广大世界的无比好奇。这部吸引人的小说中的女人,与这个不平凡的地方深深相连,同时她们也表达出世界任何一地的女性的渴望和满足。”

我们写作不是为了被理解,我们写作是为了理解。

西塞尔·戴-刘易斯

作者题记

罗森瑙,《庄户人家》故事发生的所在地,是奥地利最西部的福拉尔贝格州布雷根兹森林地区许多村庄的集合体。它位于高纬度地区,地形类似于达米尔斯或施洛肯,与希伯拉兹弗尔或舍纳巴赫的阿尔卑斯山地同样荒僻。它的教堂可以在希尔绍或格罗斯道夫看到,教堂广场也许跟安德尔斯布赫或希蒂绍的完全一样,一座座农舍散布在从艾格到施切沃柏瑙的村庄里。

我在布雷根兹森林地区生活和工作了将近四年,先是上学,然后教书,继而为研究当地极富魅力但又十分难学的方言搜集资料,其间我花了大量时间与各个年龄层次的女人交谈,尤其是在安德尔斯布赫和艾格村,主要是在格罗斯道夫村。我在凝神倾听她们出言吐语的同时,也向她们请教应当怎样叙述故事。这些女人肯定有时能在书中的字里行间瞥见自己的身影,但是作者无意、同时也不该将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色按照任何一个真人的形象加以塑造。因为本书毕竟是一部虚构作品。

目录

作者题记·····	1
安娜·····	1
约翰娜 ·····	20
伊莎贝拉 ·····	59
安吉莉卡 ·····	72
芭芭拉 ·····	74
韦恩莱特家的卡特琳娜 ·····	89
麦卡特琳·····	105
班加特的奥尔迦在奶牛场·····	125
阿洛伊斯家的卡特琳娜在乳品作坊·····	133
罗森瑙学校·····	147
莉莉玛勒内·····	172
劳拉·····	190

安娜

班加特农庄 1909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韦恩莱特家门顶端的墙面上，漆着这样一句已经褪色的格言。此刻，班加特农庄的安娜踌躇不决地站在通向村里小店的台阶上，头顶着这几个透出冷峻意味的字，身旁站着侄子斯汤德，周围环绕着连绵不绝的群山。

韦恩莱特农庄占据了罗森瑙的大片腹地，顺着广场四下散乱延展，对面是教堂、金鹰酒店以及出产山羊奶酪的整洁的威利农庄。很久以前，这座房屋依古制涂上了公牛血，墙面板历经风雨剥蚀，而今已变为薄薄一层血液凝成的红棕色。住房西侧是一条连通两层银灰色简易木楼的狭长过道，上面高高垒着一袋袋牲口饲料，涓涓细流般渗出一缕缕浅色燕麦粒。一堆有待修理的车轮从修车作坊滚到外面的土路上。在这座建筑的尽头，住房与牛棚和谷仓的交会处，一只花母鸡正懒洋洋地啄食一个搁置已久、连苍蝇也懒得理会的高高的粪堆。一长列弯腰垂首的向日葵穿过牧场，

向墓地延伸。

斯汤德扯了扯安娜的衣袖。她拉着他的手，一起走进弥漫着醋、车轴油和桂皮香料气味的小店。韦恩莱特家那个尚未嫁人的老闺女格朗姆比·玛丽每天上午在店里动作麻利、态度冰冷地接待顾客，举手投足显然缺乏善意。她父亲本来可以将就凑合着经营这座农庄，但是她将全家人以及这个小店一并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严格而又有序地管理他们，如同约束她自己一样。格朗姆比·玛丽出售布匹、缎带、纽扣、发卡、针线、碱液、磨刀石、铁钉、锡皮水桶、髹蜡、指甲剪、烟草、纸张、墨水、烧锅、陶瓷制品、咖啡豆、白糖、红糖、盐、调味品，收下硬币、闲话、剩余的鸡蛋，间或一瓶家酿烈酒或一罐蜂蜜。每逢星期一和星期四，玛丽傲慢乖戾的脾性会有所收敛，因为这两天的上午摊到她分拣邮差从阿基瑞带来的信件。每当大雪封路，邮差无法成行时，村民们便尽量不去那家小店，尽量避开玛丽。

在七月初的这个星期一早晨，安娜惊讶地发现玛丽高高地坐在光线黯淡的屋子中央的一只木箱上，周围簇拥着一群女人。她身材瘦小，脸颊绯红，在她的情绪的感染下，空气里回荡着一阵嗡嗡的声音。她有什么正经事要跟这些女人打交道——全村各个年龄的女人——而且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清晨，安娜委实想像不出。不过既然叫她来，她就来了。

“你总算来了，”玛丽瞅见安娜时说道，“耽搁了这么久。现在我们开始吧。”她瞪了斯汤德一眼，偏转身子把头一甩。“快去带你弟弟。”

男孩飞快地朝安娜瞟了一眼，悄悄溜出门。

安娜的下颌默默地抽动，两眼环顾身边围成一圈的女人，仿佛她们的额头刻上了惟有她才能看见的标记。她们

回望着她，一脸的茫然，却又揣摸不透她的用意，只得按捺住性子等候片刻。

“你们大伙签名时全写上安娜·芬克。”她说。

“唔——嗯，”吉代家的安娜卡特琳拖着慢吞吞的腔调附和道。“我想的确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受洗礼时起的教名都是安娜什么的，外加一个芬克。”

“这个村子里有一半人签名时都写上芬克。”安诺布瓦布利家的安娜补充道，她今年十六岁，对这种事很容易感到腻烦。“你把我们大伙儿召到这里，难道就是为了告诉我們自己的名字？”

玛丽严厉地瞪眼望着她，令她手足无措，目光低垂。玛丽说：“今天邮差带来一张寄给安娜·芬克的明信片。”

女人们面面相觑，显出了踌躇的神色。

“那张明信片不可能是寄给我的，”安娜有些发窘地说。“彼得十年前把我带回班加特，打那以来，我签名总是写舒特吕梯。”

玛丽耸耸肩膀。“你嫁给班加特·彼得之前，是河湾村约多克·芬克家的人。我这儿有一张寄给安娜·芬克的明信片，我得交给她本人，不然就退回原处。”

“呃，那上面难道没有地址吗？”安妮米问道，目光频频溜过一捆捆印花棉布和平纹细布。

玛丽咄咄逼人地盯了她一眼，将手伸进围裙口袋，掏出明信片，淡淡的蓝色和绿色在肥厚的手指间隐隐闪亮。“安娜·芬克，”她读着，“罗森瑙河湾村。”

女人们全都转过身，瞅着班加特·彼得家的安娜。

“十年了！”她重复道，微微扭了扭身子。

“可你十年前就叫安娜·芬克，”安娜卡特琳说。“从前在河湾农庄住过的叫芬克的女人，只有你跟罗莎。”

“十年光阴可真够长的。”草叉匠保罗的妻子安娜瑟尔若有所思地说。

“唔，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费勒尔的妻子安娜尔说。她笨拙地把身体的重心轮番从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上，竭力减轻九个月的身孕对腰背部的压迫。“是谁寄来的，玛丽？”

“我不看信的内容！”

“你当然不看喽，”安妮米说，语气出奇地平静。“交给我们，我们自己会搞清楚的。”

“不必费心。”玛丽没好气地说了声，蓦地抓起明信片，用力抽回，仿佛它刚才被安妮米抢去似的。“我觉得这准保与你有关，”她说着，目光转向安娜。“无论你已经班加特待了多久。”

“唉，我只晓得，过了星期一，我就整八十啦，这辈子还从没收到过一张美术明信片呢，”安娜卡特琳说着，晃晃脑袋。“不知道谁会寄给我一张。”

“那你拿去好了，安娜卡特琳。”安娜说着，语气里透出感伤的意味。

玛丽却哼了一声，将明信片朝安娜用力推去。安娜刚才还在心里说自己无意拿这张明信片，转眼却发现它已经到了手里。

“出了一个差错。”玛丽用得意而又严厉的口吻说道，同时守候在近旁，仿佛安娜是个来自平原地区的陌生人，自己虽然明知不妥，刚才却被迫将一个新生儿塞入她的怀抱。“会让你看出来的。”

安娜用手指摩挲着厚厚的明信片底部。眼前是一幅漂亮的图画，画面上是一座巍然耸立的楼房，大片的草坪延伸到一个码头边，人们沿着湖岸悠游闲逛，一艘艘帆船行驶在

蔚蓝色的波涛上。在这张质地考究的纸上,康斯坦茨湖显得格外平坦和清澈。横贯底部的是一行斜体字:“白马旅馆”,以及“欢迎游客惠顾”。

“读下去!”玛丽催促道,于是安娜翻到背面,高声读着,从她嘴里读出的书面语是那么空泛。书面语总是让她想起未成熟的水果,没有香味,不能撩人食欲,是些生硬造作、缺少实际用途和美感的東西。

“亲爱的安娜,”她读道。“时隔多日才提笔写信。务请原谅。我无意让你苦苦等待。请你保持耐心。你的安东。又及:请给我来信,我在这里深感孤独。”

一阵短暂的沉默。

“瞧瞧这些船。你看一条船上能坐多少人?”

“安东。我们这儿叫这名的有好几个。不过可别以为他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个。”

“‘又及’是啥意思?”

“意思是‘还有话说’。”

“那是什么地方?”

“这湖我只见过一次,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站在三座姐妹峰最北面的山脊上。”

“那个女人干吗要手撑一顶雨棚,站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呢?”

“傻瓜,那不是雨棚,那叫阳伞,遮住阳光,不让晒着她的白皮肤。”说这话的是安娜瑟尔,她继承了住在平原地区的母亲的三期《女士午后消闲指南》,1891年1月号,1895年2月号,以及备受村民青睐的1900年1月号。安娜瑟尔已经将三本期刊上的大部分内容熟记于心,还能滔滔不绝地谈论质地怪异、用途可疑的各种服饰。

“你脑瓜这么灵,总该知道‘惠顾’是啥意思吧?”

安娜·卡列尼娜

“闹气。”安娜瑟尔答道。

安娜始终没有从明信片上抬起头来。眼见这个与她小儿子同名的男人,这个住豪华旅馆、写得一手漂亮好字的男人(安娜从没见过谁的字写得像他那样棒,就连教她认自己姓名的默兹伯格神父也不能与其媲美)在五个短句中写了三个“请”字,她思忖着,不知他若是收不到他的安娜的回信,心里该是何等失望。

玛丽伸出一只手。“它从哪儿来,我把它送到哪儿去。”她用一种不容置喙的腔调说,但是却被安娜卡特琳拦住。

“玛丽,你当修女倒挺合适哩。你有这个能耐。”

“口才也不错。”安娜瑟尔喃喃地附和道。

“我有正经事要操心。”玛丽语气呛人地说。

“我们不是都在为这事操心吗?还是让安娜说说她的想法吧。”

“这是我的。”此言一出,安娜自己和格朗姆比都同样吃了一惊。她将明信片放入篮里,拎着篮子出门,朝着教堂广场中央的公用机井走去。她在牲畜饮水槽旁坐下来,将明信片搁在膝头。

玛丽倚门而立,双手背在身后,瞅着其他人慢慢走在安娜后面。

推搡挪移了好一阵,七个女人总算稳稳地并排蹲在饮水槽边的踏板上,七条蓝色围裙罩着的黑色亚麻布褶裙,曾经被浆洗得光滑发亮,如今软塌塌的不再挺括,像是一层表皮松脆的糖浆。裙摆下面露出七双灰蒙蒙的光脚。安娜默不作声地将明信片递给右边的女人,于是这几个全叫作安娜的女人依次辨认这张明信片,每个人缓缓地读着信,指尖在冰凉的纸面上点点触触,拼出邮票和盖销戳记上那些神秘莫测的缩写词。扫帚匠家的安娜马里奥刚才当着格朗姆

比·玛丽的面不敢吭声,此刻在起身将明信片交还安娜之际终于舒了一口气。

听见教堂的钟敲了九下,这几个女人不胜惊异地想起上午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半。她们忙不迭地提起裙子,起身朝家里走去。

安娜直起腰正欲离去,却又倏地打住,因为安娜卡特琳正隔着广场转身朝她嚷道:“你最好写封信给那男的,就说他弄错了。”

在返回班加特的途中,安娜停下脚步掏出明信片仔细端详:蓝莹莹的湖水,小小的码头,湖畔凉爽平展的草坪。一位拄着手杖的绅士。一位女士身着一套白色亚麻布衣裤,戴着一副连臂手套,打一把阳伞,后脑勺上绾着一个精美的发髻。安娜摸了摸盘在头顶上的两条辫子。

她刚想继续前行,忽见眼前亮光一闪:斯汤德正快步蹿上二姐峰半山腰的一块巨石,仿佛是想摆脱身后一个穷追不舍的恶魔。她瞅着他有意避开迂回曲折的盘山土路,登梯似的攀上巨石顶端。七月的骄阳像一顶亮闪闪的帽子,罩在他头上。

他在她面前骤然止步,脸上露出微笑,连气也不喘。

“怎么啦?”安娜问。“是不是玛丽让你追我来的?”

他那双蓝色的眸子与被太阳晒成棕褐色的皮肤形成对照,而且始终流露出困惑的神情,因此特别引人注目。安娜瞅着斯汤德费力搜索他所需要的词语、但却遍寻无着的苦相。跟往常一样,她但愿自己能让这个孩子——她已故妹妹的儿子——具有开口说话以及表达内心想法的能力——一种被上帝认为理应控制的能力。有一刻,安娜很想就地坐下,把他拉到膝盖上轻轻晃几下。

“你想来班加特玩玩?”